

第十四冊

談諧
種族

清稗類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清稗類鈔

杭縣 徐珂 仲可

詼諧類

火災可賀

國初有沈子均者。從朱近修游妙峰菴。遙望棲鳳村火災。棲鳳村者。故沈所居。人爲沈弔。沈曰。可賀也。詰其故。曰。國破矣。家未亡也。家亡矣。身猶存也。侘傺至此。庸何弔。以世俗言之。身不死。便可賀。賀不加於弔。弔不加於賀也。

齊脫貂裘捨狢獮

國初定制。三品以上。得衣貂及狢獮。乃任葵尊爲御史時所疏定也。王漁洋戲爲詩曰。京堂銓翰兩衙門。齊脫貂裘捨狢獮。昨夜五更寒透骨。舉朝誰不怨葵尊。

枋頭之敗垓下之誅

姜垓。字如須。華陽人。夙與長洲徐昭法孝廉枋善。嘗客吳中。一日偕入市。姜顧

徐曰。桓溫一世之雄。尙有枋頭之敗。徐應聲曰。項羽萬人之敵。難逃垓下之誅。相與大笑。

狀元歸去驢如飛

順治開科。狀元爲東昌傅相國以漸。相國會扈駕。騎蹇驢歸行帳。世祖在高處眺望。寫其形狀。戲題云。狀元歸去驢如飛。畫幅二尺許。設色古茂。

一顧再顧

順治初。吏部諸司郎官。最爲清要。吳郡顧松交。名予咸。顧蒔來。名贄。俱以吏部郎解職里居。賓客輻輳。一日廣坐中。一客忽曰。二公所謂一顧傾人城。再顧傾人國也。

我身乃兒生之

沈稽中。名儒。青浦人。論尙書甚精。其父君化於順治時。有怨家詣軍門。誣以大逆。時方治反獄。誅殺日數十百人。吏到門。舉家惶懼。稽中挺身出曰。我卽君化也。訊時。顏狀不變。詞理條暢。竟得釋。君化歎曰。兒之身。我生之。自今日以往。我

之身。乃兒生之。

翦取吳淞半江水

順治甲午。張爾唯學曾自京曹出守吳郡。同官孫北海承澤龔孝升鼎孳曹秋岳溶三人設宴爲別。各攜所蓄名蹟相玩賞。張因出江貫道長江萬里圖誇客。相與贊羨不已。欲裂而分之。張大窘。孫集古句戲之云。翦取吳淞半江水。惱亂蘇州刺史腸。

入夢出夢

萊陽宋荔裳新城王西樵嘉善曹顧庵同游杭州西湖。一夕。看演邯鄲廬生事。酣飲達旦。曹曰。吾輩百年間入夢出夢之境。一旦縮之銀鐙檀板中。可笑亦可涕也。

歲在龍蛇

陸麗京嘗遭危疾。宛轉牀第間。猶喜滑稽。一夕。語陳際叔曰。奈何歲在龍蛇。陳慰之曰。正恐吳中高士。

筮短龜長

順康間。有龔萬二郎中。同舍相狎。龔長而萬短。一日。同僚畢會。龔復以短小爲謔。萬徐曰。左氏云。筮短龜長。殆爲兄發耳。

朱移尊徐家筵

禾中朱竹垞徐勝力爲康熙己未宏博同徵友。竹垞居梅里。勝力居城東角里。勝力嘗邀竹垞飲。或竹垞移尊勝力家。彼此嘗以名相戲。有今日朱移尊音同明日徐家筵音同之謔。

駝水駝湯

湯西厓少宰未遇時。與姜西溟太史同客都下。每出。則從西溟借馬乘之。一日。西溟投以詩云。我馬癯郎當。峻嶒瘦脊梁。終朝無限苦。駝水復駝湯。

是蠲是蠶

黃唐堂嘗飲范笏溪所。范舉宋人語二螯八足一團大腹曰。君姓是蟹。黃舉禮記檀弓語范則冠而蟬有綏曰。君姓是蠶。范大稱賞。

有龍有鳳

松江錢舍人葆馥。康熙戊午曾舉博學宏詞者也。問董孝廉蒼水曰。君家有龍何也。董曰。猶君家有鳳耳。

差勝肉林

董蒼水之子晴川。林南華肥。夏日裸坐。林曰。眞骨董。董曰。差勝肉林。

朋友得夫妻之樂

太倉吳元朗。睪海寧查聲山。昇仁和湯西厓。右曾爲康熙戊辰進士同年。並負詩名。同官京師。恆唱酬竟日夕。某夕社集聲山寓齋。時值初春。天寒雪甚。因下榻焉。漏已三商。聲山西厓同榻先寢。元朗猶推敲未已。聲山戲於枕上屬對云。孤吟午夜。文章有性命之憂。元朗應聲云。雙宿春宵。朋友得夫妻之樂。聲山聞之。戲拍西厓肩云。湯婆子。吾儕速睡休。勿令若人攪清夢也。三人皆爲之軒渠。立得手痛。寫得腳痛。

京朝各官。以倮直內廷爲榮。然實不勝其苦。咫尺天顏。垂手侍立。久之。則氣血

下注。十指欲腫。若派寫進呈書籍。則終日伏案而坐。兩腳不得屈伸。康熙朝。王宮詹圖炳直南書房有年。嘗奉命書華嚴經全部。出語人曰。伺候時立得手痛。鈔錄時寫得腳痛。此苦豈外廷所知。

山頭蓋起水晶殿

宣城施愚山侍講閨章愛才如命。其督學某省時。有一名士入場。作寶藏興焉。文誤記其句在水下。錄畢而後悟之。自知必被除名。乃作詞以書於上曰。寶藏在山間。誤認卻在水邊。山頭蓋起水晶殿。瑚長峯尖。珠結樹顛。這一回。崖中眞跌殺撐船漢。告蒼天。留點蒂兒。好與友朋看。施閱至此。和之曰。寶藏將山跨。忽然間在水涯。樵夫漫說漁翁話。題目雖差。文字卻佳。怎肯放在他人下。常見他登高怕險。那曾見會水淦殺。

尙書少庶子多

康熙辛未。奉旨開局專修尙書。華亭王司空頊齡爲總裁。纂修協修諸員。皆特簡。一時薈萃名流。支給官物。按卷進呈。及夏秋。則封達熱河行在。東華珥筆。中

禁蜚聲。稽古之榮。不可一世。惟尙書卷帙無多。竣事易而撤局速。又司空頗蓄姬侍。皆有所出。平日堅持雅操。雖洊躋清要。而宦橐顧不甚豐。其長君圖炳官春坊庶子。恆以分產不給爲憂。或戲爲撰聯云。尙書祇恨尙書少。庶子惟嫌庶子多。

京職各署之比擬

京諺云。翰林院文章。太醫院藥方。光祿寺茶湯。鑾儀衛轎扛。又云。吏科官。戶科飯。兵科紙。工科炭。刑科阜隸。禮科看。蓋各言其職守也。又巡城御史諺云。中城珠玉錦繡。東城布帛菽粟。南城禽魚花鳥。西城牛羊柴炭。北城衣冠盜賊。蓋各言其所巡之地。華樸喧寂。迥不同也。又稱翰林院講讀學士云。無事日有事。有事日無事。詹事府衙門云。開印日封印。封印日開印。蓋遇翰林院直日。講讀學士遞無事摺。如有應奏事件。則由掌院學士具摺而學士弗與也。至於東宮官屬。則政務清閒。用印日少故也。

吏部之喜怒哀樂

吏部有公宴。司員咸集。或語之曰。公等一舉手間而人之喜怒哀樂隨之矣。衆愕然。叩其故。則曰。文選司掌選補推陞及班秩品級諸典。故曰喜。考功司掌考察降罰及引年稱疾給假諸例。故曰怒。稽勳司掌喪制終養復姓更名諸事。故曰哀。驗封司掌封爵誥命贈廕叙功吏員考職等事及眞人土司承襲。故曰樂。康熙癸酉鄉試謠言

康熙癸酉鄉試前。御史有參翰林部曹不可提督學政一疏。相傳京堂謀出督學。故浼臺臣出疏。都下謠言沸羹。一時小說流行。有小京堂密謀翻大局。死御史賣本作生涯。老郎中掣空籤望梅止渴。窮翰林開白口畫餅充飢四劇。

惱煞老父東江

太倉唐實君考功孫華。別號東江。最鍾愛其次子頤。康熙戊子省試。東江屬望綦殷。而頤以違式不終場。遂逗撓白門。不敢歸。有吳孝廉樞者調之曰。前有項王。後有唐郎。一箇百戰無功。羞見江東父老。一箇三場不利。惱煞老父東江。語末四字。回文巧合。可謂善戲謔兮。

楊朝麟批詞

康熙己亥。三韓楊朝麟爲江蘇布政使。其批呈訴。脫去窠臼。記其一二如下。批女尼訟其徒孫嫁人者云。小尼姑脫卻袈裟。便穿衲襖。正佛家所謂不二法門也。爾獨何心。乃欲使之老死空門乎。爾如見獵心喜。不妨人云亦云。又判以髮妻被佔控者云。前陸元公一案。某以謀佔來告。本司庭審之下。乃是一個烏龜。今爾亦來告。本司仔細想來。必定也是一個烏龜。某人現在枷號示衆。爾於某人放枷之日。速卽來此。本司卽將枷某人之枷。枷爾之頸。免得又污本司一面新枷也。又判賣古董被騙者云。爾自謂善識古董。騙人財物。今亦遭人騙。觀戲場上。大騙小騙。甚至鬚鬚多被割去。其下場時。不過大哭一場而已。幾曾見其告狀。爾何不攜陋巷之瓢。捉叩脛之杖。負曾子之簣。向東郭燔間。乞祭餘以驕妾婦。否則吹伍子胥之簫。行乞吳市中。豈無捨太公九圓錢者。儘可謀生。不必興訟。

得卿來作掛帆人

方南堂名貞觀。康熙癸巳。以族人望溪侍郎事牽連。隸旗籍。雍正癸卯放歸。屢客揚州。興化縣令嘗薦之於大吏。將使應博學宏詞科。辭不就試。著有南堂詩鈔。其戲示小婢詩云。可能便結垂簷子。自顧將爲就木身。好似遠行舟楫具。得卿來作掛帆人。

來見者何必知爲誰

嘉興錢文端公陳羣居京時。有舉子求見者。必極力贊揚。貌瘦。則贊其清華。體肥。則贊其福厚。至陋劣短小者。亦必謂其精神充足。事業無窮。各使得意而去。一日。送客歸。方解衣。子弟問客何人。尙書凝思良久。曰。忘其姓名矣。子弟曰。大人如是稱許。何遽忘之。尙書笑曰。彼求見者。不過求贊耳。贊之而已。又何必知爲誰也。

翁仲

乾隆時。某詞臣奉勅撰墓誌銘。誤將翁仲二字倒置。坐降通判。瀕行。高宗爲賦一絕云。翁仲如何說仲翁。十年窗下欠夫工。從今不許歸林翰。貶爾山西作判

通。蓋每句末二字均顛倒也。

酒祭廷朝

某祭酒出試題。誤以瑯弓作弓瑯。太學生某嘲之曰。瑯弓難以作弓瑯。如此詩才欠緻標。若使是人爲酒祭。算來端的負廷朝。此每句末二字亦顛倒也。

有字不如無字好

桂林陳宏謀退養林泉時。每與鄉中父老。聚談爲樂。至除夕前數日。鄉人多有以春聯索書者。陳笑而受之。命人各標識於紙背。然絕不一書。亦不命書記代作。屆期。鄉人來索聯。各以故紙還之。鄉人大駭。問何不寫字。陳曰。有字不如無字好。鄉人各欣然攜歸。各貼門首。或問曰。何無字。鄉人告曰。陳公云。有事不如無事好。故不用字也。陳聞之。亦大笑。

僧有兩妻

高宗南巡。駕次毗陵。一日。遊天寧寺。聞住持某僧有不規名。因詢之曰。汝有幾妻。僧以兩妻對。帝異其言。又詢之。則曰。夏擁竹夫人。冬懷湯婆子。寧非兩妻乎。

帝一笑置之。

一瞥一跛

汪巢林樂慶夫。皆金冬心布衣農之友也。巢林老而喪明。慶夫亦患足疾。不良於行。冬心作詩慰之曰。蹇處卻勝屈膝。閉時卽是垂簾。可喜靈臺不昧。何憂蓬戶常潛。又曰。此後已辭傾險路。從今不見尋常人。一春花福仍消受。弄影聞香各占新。

滿朝皆忠臣

高宗循衛河南巡。舟行倚窗。見道旁農夫耕作。爲向所未見。輒顧而樂之。至山左某邑。欲悉民間疾苦。因召一農夫至御舟。問歲穫之豐歉。農業之大略。地方長官之賢否。農夫奏對。頗愜聖意。尋又令徧視隨扈諸臣。兼詢姓氏。羣臣以農夫奉旨詢問。於上前不敢不以名對。中多有恐農夫採輿論上聞。致觸聖怒者。皆股栗失常。農夫閱竟。奏曰。滿朝皆忠臣。上問何以知之。農夫奏稱。吾見演劇時。淨脚所扮之奸臣。如曹操秦檜。皆面塗白粉如雪。今諸大臣無作此狀者。故

知其皆忠臣也。上大噓。

阿堵物付流水耶

朱文正公珪喜談諧。乾隆乙丑除夕。客有訪之者。問歲事如何。因舉胸前荷囊示曰。可憐此中空。壓歲錢尙無一文也。有頃。閤人以節儀呈報曰。門生某爺某爺節儀若干封。文正因謂客曰。此數人太呆。我從不識其面。乃以阿堵物付流水耶。

老蛟精

張孟詞。名騰蛟。福建寧化人。家近蛟湖。乾隆中頗負時名。朱文正公嘗以老蛟精呼之。文正詩云。三千文士校雄雌。第一應推張孟詞。

教讀原來是下流

興化鄭板橋大令燮。少貧。嘗爲蒙師。既達。作詩自嘲云。教讀原來是下流。傍人門戶過春秋。半飢半飽清閒客。無鎖無枷自在囚。課少父兄嫌懶惰。功多子弟結冤仇。而今幸作青雲客。遮却當年一半羞。

新詩和到是明年

尹文端公繼善詩才敏捷。督兩江時。與門生袁子才太史枚倡和。每得句。必快馬飛傳。袁頗憚其神速。某年除夕。已三鼓矣。袁遣人持一詩至。曰。知公得句便傳箋。倚馬才高不讓先。今日教公輸一着。新詩和到是明年。文端大笑。

束脩奉弟子

袁子才爲尹文端代擬對聯。文端貽書答之。並以風肉一盤爲報。書中有謝代筆之勞。兼謝在旁磨墨者之勞。佳人聞之。必嫣然一笑也。等語。又云。自行束脩以上。爲弟子奉先生而言。今自行束脩以下。又爲先生奉弟子而言。似改論語作倒裝文法矣。

錢塘蘇小是鄉親

袁子才嘗言一士大夫杭人也。工書畫。有錢塘蘇小是鄉親印。恆於紙尾鈐之。

青躬道人

仁和王健庵。袁子才甥也。家貧。以諸生老。晚年自號青躬道人。或問其故。曰。無

米無穴。精窮而已。

總而言之曰窮

萊陽李萼喜詼諧。歲試屢列前茅。而貧甚。嘗自爲楹聯云。廩增附三生有幸。更有進焉者。貢少壯老一事無成。總而言之曰窮。

只當小病一場

鉛山蔣心餘太史。士銓嘗以所撰藏園曲。示袁子才。子才不喜。心餘曰。只當小病一場。試讀之。子才無奈。強爲過誦。越數日。心餘問及之。子才曰。我已盡讀一遍。別無佳句。惟儘由他恁地聰明也。猜不透。天情性二語。略有風致耳。心餘大笑曰。先生是詩人。非詞人也。詞中所長。却不在尖刻二字。子才唯唯而已。

赤頂翠翎

河東河道總督無錫嵇滌圃。名承志。其先嘗爲長蘆鹽運使。不久引疾歸。一日。偶與其妾戲曰。吾不欲作顯宦耳。若出山。珊瑚頂。孔雀翎。有何難哉。妾曰。妾不敢信。主公若得赤頂翠翎。妾願作綠珠紅拂以事主公。乃交相拍手爲證。自此

出山已而果然。

以文比神仙鬼怪

武進管韞山侍御世銘嘗與同里諸子論文。目周宿航爲仙。趙法伍爲鬼。沈佩蘭爲怪。或戲曰。韞山君自作何品題。宿航曰。管大英風浩氣。固當以神明目之。一時里中遂有神仙鬼怪之目。莊虛庵詰韞山曰。何以處我。韞山笑應之曰。君當是聲聞辟支耳。

鬚抱不白之冤

陳句山太僕兆崙年逾耳順。鬚尙全黑。裘文達公曰。修戲之曰。若以年而論。公鬚可謂抱不白之冤矣。

打點飢腸喫劍潭

乾隆間。揚州鹽商方盛。名士多往依之。有好客之商數家。曰方笠亭。曰汪劍潭。值梁昭明太子生日。會於文選樓。時諸名士方館於方。而汪於席間邀諸名士過其家。羣諾明日移榻。因相與聯句。成一詞曰。笠亭雖好。怎好天天擾。明月初